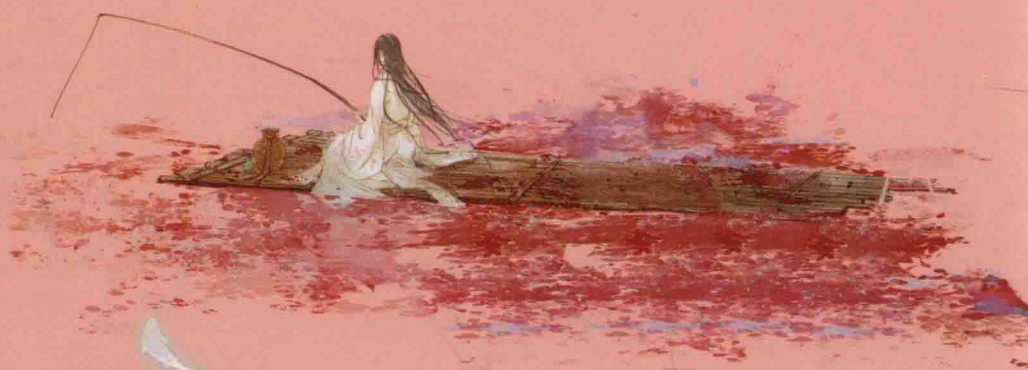




仙

淡櫻◎著

媚

下

仙

淡櫻◎著

媛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媚 / 淡樱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00-2002-3

I. ①仙…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054 号

仙媚

淡 樱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安姗姗 周振明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4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002-3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6-38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十五章】谷主曼珠	001
【第十六章】一刀两断	019
【第十七章】成亲大典	040
【第十八章】前往幽山	059
【第十九章】幽山奇遇	076
【第二十章】妖王再现	091
【第二十一章】前尘忘尽	121
【第二十二章】解救云川	141
【第二十三章】阿媚代嫁	163
【第二十四章】明渊之殇	187
【第二十五章】云川心魔	195
【第二十六章】蜃龙出世	210
【第二十七章】黑海水牢	221
【第二十八章】飞升神界	231
【番外】很久之后	253
后记	267

【第十五章】

谷主曼珠

阿媚不动声色地看了眼花萝与无穷，两人半点反应也没有。她仔细想了想，几十年来她跟魔谷也搭不上关系，见不得会有仇人在这里。

她揉揉耳朵，屏气凝神细听。

死湖上平静如初，再也没有那道幽怨的声音。

璟流问：“怎么了？”

阿媚说：“没什么，刚睡醒有点迷糊了。”

船夫终于收回船篙，靠岸了。

他坐下来，开始头点地地打瞌睡。

阿媚与璟流一行人离船上岸。过了死湖，呈现在眼前的是巨高无比的悬崖，灰黑色的山石堆叠，血红色的月光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淡红。

高度难为了会法术的一群人，不过是片刻，众人已然登上悬崖。

悬崖上寸草不生，各类奇石层层叠叠，蜿蜒出数不清的道路，乍眼一看，像是有许多座望不到尽头的光裸小山丘。

约莫行了片刻，阿媚忽道：“师父，我们在魔谷待了几天？”

璟流说：“六天。”

阿媚说：“已经六天了，可是却没见到任何活物。”

花萝没好气地说：“我不是活物呀？”

阿媚横她一眼：“你就是一棵草。”

“敢情你不是草呀？”

无穷伸臂拦住花萝，皱眉说道：“不，她说得对。我们进来这么久，并没有见到任何活物。”

听无穷这么一说，花萝仔细一回想，不由道：“好像真的没有见到什么活物。”

阿媚问：“你不是在魔谷长大的吗？之前的魔谷也是没有任何活物？”

花萝道：“怎么可能！魔谷里的妖魔层出不穷，一路过来没遇上纯属运气好。你这人也是奇怪，没遇上就该拍胸口庆幸了，你还巴不得撞上呢。”说着，她瞥璟流一眼，语气酸溜溜地说，“有人保护你了不起呀。”

“是呀，你嫉妒吗？”她挑眉，理所当然地道。

花萝气得脸色都变了。

阿媚又说：“别再瞎叨叨的，我没空跟你说。”她回过头，与璟流说，“师父，反常必有妖。”

璟流环望周遭，道：“找不出原因，只能先继续前行。有妖也无妨，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

话音落时，小山丘上蓦然间咕咚咕咚地滚落一只乌鸡，站不稳的爪子踉跄了下，乌黑的皮毛抖了三抖，又在地上滚了一圈，像是受到惊吓似的，忙不迭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紧接着，又有一只皮毛灰白的兔子从夹缝中钻出，摇着屁股一晃一晃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花萝嘀咕：“谁说没有活物，这不就是了！”

阿媚见状，稍微松了口气。

一行人继续前行。

这一次路上倒是断断续续地遇见不少活物，不过并无妖魔，都是一些小动物，给光秃秃的山丘添了几分活气。

走过两座山头后，司空扯着璟流的袖子，小声地说：“爹，我饿了。”

璟流望了阿媚一眼。

司空瞬间小萝卜腿一蹬，抓住阿媚的衣角，软糯软糯地喊：“娘，我饿了。”

一双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她。

阿媚最受不了这个，便从乾坤袋里拿了个梨子。司空啃了一口梨子，指着远方一只卧在巨石后的小鹿：“娘，我想吃那个。”眼睛一闪一闪，

模样憨憨的，叫人无法拒绝。

璟流道：“我去。”

花萝道：“无穷，你也去打只山鸡吧。”

无穷如同魅影一般迅速离开。阿媚捏诀生火，司空蹲在一旁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花萝走过来，问：“你们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阿媚说：“与你无关。”

花萝不停地打量司空，说“跟他长得真像……”语气里的羡慕溢于言表。

阿媚瞥她一眼，却见她盯着火堆，喃喃地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他，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我好喜欢我师父，很喜欢很喜欢，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他是我师父，我的师父，我师父，我师父。

阿媚怔住了，脑子里像是一道似曾相识的声音清晰响亮地响起。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她喝了之凉的孟婆水后，就从未想起过之前的回忆，即便之前在仙界的时候，她铆足了劲儿想要记起来，可依旧想不起。

花萝又说：“你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吗？我原以为这四个字都是骗人的，可到头来亲眼见识过了才知道不假，这世间原来当真会有一个人只需要见一面便能深陷情海。”

“我不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她微微一顿，毫不犹豫地道，“我和我师父之间没有任何人能插得进来。”

这一点，她自己是相当自信。

花萝咬咬唇。

阿媚又道：“你不必费尽心思搞破坏，我不是什么善人，不会任由别人搞破坏而无动于衷，我一直奉行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十倍奉还！”

司空盯着火堆，冷不丁地伸出手指头。

阿媚一把将他捞在怀里，说：“小孩子不许玩火。”

司空扁着嘴。

阿媚的声音柔下来，捧着肉乎乎的小手，问：“有没有伤着哪里？”

云川“喵”了几声，过来舔了舔司空。

司空似是想到什么，忽然“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将阿媚吓了一跳。她不由仔细查看十根手指头，有些慌张地问：“是不是烫着了？”

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阿媚把他抱在怀里，温声道：“好了好了，别哭了，想不想吃糖？”

司空顿时停止哭泣，睁着湿漉漉的眼睛，说：“我要吃糖。”阿媚从乾坤袋摸出一块糖，他吃进嘴里，眼睛还是湿漉漉的。

阿媚委实无奈，问：“你在哭什么？是不是被火烫到了？”

司空鼓着两腮，摇头。

阿媚说：“男孩子不要随便哭，会被笑话的。”一根手指头倏然被紧紧地攥住，她问，“怎么了？”

司空小声地说：“娘以前老打我……”

花萝立即目光灼灼地看向阿媚。

阿媚干巴巴地扯了下嘴唇，倒也不愿解释，直接设了个隔音结界，问：“你娘为什么打你？”

“因为我长得太好看。”

“……”

这什么理由呀……

“你爹呢？”

“我爹去给我抓小鹿了。”

阿媚眉头轻蹙，这小男孩还真的把师父当他爹了，莫非世间真的有与师父生得一模一样的人？

司空忽然又攥紧她的手指头，怯怯地问：“娘，你是不是生气了？不……不要打我……”

这孩子太令人心疼。

阿媚揽他入怀，说：“你听着，我不会打你，以后也不会。”

打了一只小鹿后，璟流恰好见到一只肥美的兔子，索性也一并抓了。恰好见到一潭清池，璟流动作熟练地去皮洗净，从清池里一捞，水珠一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一只小鹿和兔子。

收起来的时候，璟流忽然停住。

他感觉到了一股不应该存在魔谷里的仙气，就在眼前这一潭清池里面。

他从袖袋里摸出一颗避水珠，手指轻弹，拇指大小的避水珠轻轻地落在水面上，荡起了一个漩涡。

漩涡渐渐扩大，清池一分为二。

底下卧了一具女尸，眉眼分明，表情极其扭曲，是仙界里的曼珠小仙。

“不……不要……”

“丹华仙君，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

“我错了……我错了……再也不敢了……”

“啊！”

十指结印。

鲜活的躯体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仿若未见。

九重天上的仙君白衣染血，像是暗夜里的修罗，满目狰狞，带着嗜血之气。

“师父。”远方传来阿媚的声音。

手掌一收，落于池底的避水珠没入袖袋，分成两半的清池瞬间合拢，恢复了原先的平静。璟流垂首注目，须臾方转身。无穷从右侧转出，单眼幽幽地看着他。

“你刚刚在做什么？”

“潭内有异，不要靠近。”

肉烤得香滑流油。

璟流撕了鹿腿，递给阿媚。见司空眼巴巴地看着，也撕了另外一条鹿腿。阿媚笑说：“他才这么丁点大，哪里捧得动这么大的腿？”说着，摸出一把小刀，把鹿腿切成三小份，才叉了一份给司空，“有点烫。”

司空如小鸡啄米式地点头，小手捧着掌心般大的肉块，呼呼地吹着，小口小口地咬着，像是一只小松鼠。

阿媚说：“你吃慢点，别噎着了。”

司空含糊不清地说：“嗯嗯嗯，好。”

她不由莞尔。

璟流见状，不禁多看了司空几眼。妖王出事后，他很久没在阿媚身上

见到这般明朗的笑意，看来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分散了她心底的悲伤。他原先是想着有何异变立马动手。这个与他同个模子印出来的小男孩出现在这里，绝对不会是巧合。只是他若能开解他徒儿，即便是只有一丝丝的效果，留他下来也无妨。

思及此，璟流从袖袋里摸出一个葫芦。

“渴了喝水。”

司空的眼睛瞬间变得闪闪发亮，两只小手忙不迭地把剩下的鹿肉都塞进嘴里，一把抱过葫芦，像是得到了什么不可多得的宝贝似的，爱不释手。

这一点却是让阿媚看得有点心酸。

璟流稍微流露出来的温情便足以让司空感动不已，父王待她那么好，她以前却没有好好珍惜。她忍住心中的酸楚，微微撇过头。璟流仿若心有灵犀似的，在她手背轻轻一拍。

大抵是有人疼时，情绪更无法安放，她扔掉鹿腿，一头扎进璟流的怀中。

花萝哼了声，起身离开。无穷看了两人一眼，无声地跟在花萝身后。火堆前，很快便剩下一家三口。司空歪头看看璟流，又看看阿媚，乖巧地抱着葫芦不出声。

半晌，阿媚才在璟流怀里闷闷地喊了声：“师父。”

“嗯？”

“要是找不到十方土，还有别的方法救爹吗？”

“咣当”的一声，阿媚从璟流怀里抬头望去，只见司空可怜兮兮地眨着眼睛，说：“手……手太滑了，拧不开。”

瞧他一副要哭的模样，阿媚顿时哭笑不得，捡起地上的葫芦，旋开木塞，又将他的两只小手擦得一干二净后，才把葫芦给他。

司空抱着葫芦喝水，眼睛一眨一眨。

“娘，十方土是什么？”

阿媚说：“对你娘而言，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司空又问：“可以救娘的爹吗？”

阿媚点头。

此时，璟流忽道：“阿媚，明日你与司空留在此处，为师先去探路。”

阿媚微怔，问：“师父是发现什么了？”

璟流避开阿媚的目光，微微垂眼，说：“我们速战速决，寻了十方土立马去幽山。”

阿媚一喜，问：“是有十方土的线索了吗？”

璟流道：“还不能确定，但明日为师先去一探。魔谷不知深浅，为师只担心护不了你的周全，且如今……”他看了司空一眼。

阿媚略微沉吟，接道：“花萝与无穷两人不知打什么心思，明日我拖住他们两人，师父你快去快回。”

若是以往，她定是要跟着去的。

她从不怕危险，可如今不一样，不是危险与否的问题，而是要速战速决。若师父能更快寻到十方土，她留在此处等待也是可以忍耐的。

阿媚拖人的法子简单粗暴，她准备明日直接捏诀困住花萝与无穷两人。经过五派大会那一次，她晓得花萝与无穷两人并非她对手。然而阿媚却没想到当天花萝与无穷迟迟没有回来，直到天色已黑时，才见到一抹红影。

阿媚问：“无穷呢？”

花萝似是有点沮丧，摇摇头说：“不……不知道。”

阿媚一听，与她师父互望了一眼。

她道：“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花萝杏眼圆瞪，道：“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明明一直跟在我后面的。可我回来的时候一转身他人就不见了。我以为他先回来了，可是并没有。”

第二天一早，仍然不见无穷的身影。

璟流并未在意，心中倒也担心花萝耍花招，直接在花萝身上下了禁制，让她陷入沉睡。他与阿媚说：“天黑前为师一定回来。”

“好，我在这里等师父。”

璟流走了几步，人影渐渐消失后，冷不丁地，又折了回来。阿媚一愣，问：“这么快？”却见璟流幻化出一把银黑的匕首，锋利的那一端轻轻划过手腕，鲜红的血染上匕首，竟神奇地融合成玫红的颜色。

“师父，你这是……”

璟流默念法诀，匕首渐渐熔化，在短短片刻之内变成一个扁平手镯，上面有着水滴的花纹。

他替她戴上，道：“为师本来想着成亲那一日给你一个心头血炼制的法器，但没想到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如今时间仓促，只能暂时给你一个腕间血的法器。你若有危险，为师便能感应。”

阿媚看着他还在滴血的手腕，心疼得很，说：“师父，你的手腕……”

他不以为意地垂下袍袖，道：“不必在意，过一会儿就好了，不碍事。”

阿媚想用法术止血，璟流说：“没有用的，为自己法器所伤，只能自己痊愈。”

阿媚说：“师父，我再不济也有自保能力的。”

他微微一笑，摸着她脑袋。

“我知道，可是还是不放心。”

待阿媚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后，璟流面上的笑容收敛起来。他掐诀疾行，竟比先前的速度还要快上许多，他整个人就像是一道风，在山丘上风驰电掣。

约莫一会儿，他倏然停下，像是闲庭散步那般一步一步地行走。

他缓慢地扬起右手，慢条斯理地给左手包扎了伤口，打了个结后，右手霍然一扬。

一道无形的光迸射而出。

一抹人影踉跄了下，扑通一声单膝跪在地上。

他负手前行，居高临下地看着无穷：“跟了这么久，累了吧？”

无穷咬牙：“你一早就知道？”

璟流慢吞吞地道：“你还太嫩。”

无穷想要起来，可浑身像是有一股力道无形地压制着他，让他无法动弹。

“曼珠在哪里？”

“她已经死了！”

“我曾经对曼珠说过，要让她永生永世不得安宁，这是伤我徒儿的代价。她若死了，谁来弥补我徒儿在黑海水牢里的三百年？”

他猛然喝道：“说！她在哪里？”

心神蓦然不宁。

即便已经与她相逢，可提起黑海水牢四字，心中仍是无法逾越的疼痛。

压制加重，无穷面部痛苦地渐渐扭曲。

他紧咬牙根，道：“她念你几百年，你心底就没有过一丝的情分？”

“喜欢我就得容忍她？她脸有多大？两相情愿才叫情分。”他忽然道，“三百年前，我将她丢入魔界，想来她已然舍弃仙身入了魔道。也罢，这几百年惩罚已足，你告诉我曼珠在哪里，我大发慈悲解决她的痛苦。”

无穷的嘴巴浮起一抹冷笑。

他说：“好，我带你去。”

阿媚百般无聊地把玩着手上的镯子。

她怕司空无聊，从乾坤袋里摸出一大堆小娃娃喜欢的小玩意儿，正是她当初离开妖界到人界历练第一天买的东西。当初买了后乾坤袋就被盗了，那堆小玩意儿也一直在乾坤袋里搁着，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司空样样都觉得新鲜，玩得不亦乐乎。

阿媚瞧着，搭话问：“你没玩过吗？魔界里没有？”

司空说：“不知道呀。”

阿媚一听，更是心疼眼前这个小男孩。可怜的哟，他亲娘到底是怎么虐待他的？阿媚摸摸他的头，说：“以后我给你买好玩的。”

云川蹲在一旁，也眼巴巴地看着。

阿媚顿时觉得有点压力，有种要养一大家子的感觉。

就在此时，之前那道凄凉幽怨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说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一句话，而是——

“十方土，十方土，十方土……”

陷入沉睡的花萝冷不丁地睁开了毫无焦距的眼。

花萝缓缓地坐起。

她的眼神空洞至极，就像是一个目不能见的人。她呆呆地坐着，嘴里在呢喃。阿媚竖起耳朵，才听清楚她呢喃的是什么。她居然也在重复三个字——十方土。

阿媚瞬间以为之前自己听到的怪异声音是花萝从中作祟。

但是，很快地，阿媚推翻了这个想法。

因为那道诡异的声音又再次响起，而这一回说的是先前那一句话：“我在魔谷等着你。”

花萝再次呢喃：“魔谷……魔谷……魔谷……”

她此时可以确定，那一日她听到的声音，花萝定是也听到了。

她不过是在装不知道而已。

可是这是为什么？

她问司空：“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司空摇头。

阿媚这下可以确认了，能听到这道声音的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萝。那一天师父说他也没有听到，师父断然不会骗自己的，说的肯定是真话。师父修为如此高，能掩过师父的耳目直接找上她，莫非是用了传音密符？

阿媚很快又自己否定了。

传音密符也得通过一样传递的事物，好比她与她爹用的东珠，且得两方人都同时确认才能用的。如今加上花萝，可不止两人。就在阿媚满腹疑问的时候，花萝站了起来。

她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僵硬地往东北方走去。

阿媚敏感地察觉到花萝要去的地方定与十方土有关，当即不由多想，抱起司空便跟上花萝。

司空问：“娘，我们要去哪里？”

阿媚说：“找十方土。”

司空又说：“可是爹还没回来……”

阿媚道：“你放心，娘也能保护你。”

若魔谷里的妖魔是冲着她来的，那道声音也只有她与花萝听得见的话，想必是避讳着师父。

思及此，她对跟上来的云川说：“待会儿若有异变，你保护司空。”

云川“喵”了声。

说话间，花萝渐行渐快。

生得一模一样的小山丘冷不丁出现一道漆黑的夹缝，足足有半人高，里面漆黑幽深，有阴寒之风刮出。花萝没有任何犹豫走了进去，阿媚正想跟上的时候，云川咬了咬她的裙裾，担心的神色不言而喻。

司空攥紧阿媚的袖子。

“娘，我怕。”

阿媚蹙眉想了想，说：“司空，你留在外面。云川，你也别跟我进去。”

云川一个打滚，毛茸茸的爪子化成手脚，渐成人形，光滑的脑袋长了指甲大小的稀疏毛发，他低垂着头，不敢看阿媚的眼睛。

“我一定会保护好司空的！”

司空真的害怕，搂着云川的脖子不肯放手，浑身都在颤抖。

阿媚说：“若遇到危险，给我传音密符。”她把妖王的传音密符给了云川，叮嘱道，“有危险一定要立马说，应付不了就跑。”

云川点头。

无穷将璟流引到一处洞穴，他站在穴口，说：“她在里面。”

璟流不动，看他。

无穷冷笑道：“莫非你怕了？想不到三十三重天的神君也有害怕的时候。”

听他如此称呼，璟流面上没有半分惊讶，他扯开唇角，不冷不热地说：“我自是有害怕的时候，而且还不少。只是想来你不太清楚，我与九重天上的上仙不太一样，从不心慈手软。”

说话间，无穷闷哼一声，竟是吐出一口血来。

他脚步一个踉跄，跪倒在地，不敢相信地道：“你……”不过是瞬间，他露出一抹奇怪的表情，“你果然是怕了，想要杀人灭口……”

璟流道：“你忘了一点，你不是人，你是魔。”

五派大会之时，擂台上他与云川的比试，璟流已然看穿他的身份。眼罩不过是为了遮掩魔修的气息。璟流轻弹手指，无穷的眼罩脱落，紫黑的气氛氤而出。

无穷说：“魔又如何？仙又如何？魔就罪该万死吗？你们这些仙就一定都是好人吗？”

璟流说：“我从未说过我是好人，”话锋一转，“但你的确罪该万死。”眼罩霍然飘上半空。

一股比一股深的紫黑之气喷薄而出，似有灵魂在嚎叫。

“炼制出遮挡魔气的眼罩，且还能险些骗过我的耳目，少说也有百来条人命。我杀你，也只是替天行道，造福苍生。”无穷没想到会被璟流识破，顿时变了脸，化作一股黑气冲向璟流。

璟流手掌结印。

未料黑气硬生生拐了个弯，竟是窜进洞穴之内。

璟流随即跟上。

洞穴里一派漆黑，他掐诀点燃一个火把，擎着火把入内。只见洞穴里魔气森森，却格外静谧，无穷的气息与洞穴已然融为一体。他越走越深，忽有潺潺声响起，一条暗河蜿蜒而下，两边长满了曼珠沙华。

魔气愈发浓郁。

他眉头微皱，顺着暗河而上。

就在此时，忽得无穷气息，他当机立断，单手结印，引得火把上的烈火轰然射出，黑影现形，无穷滚落在地，一股鲜血流下。

璟流横眉冷对，道：“曼珠在何处？”

一道幽幽的声音飘来。

“三百二十一年了，今日我竟还能在仙君口中听到我的名字……曼珠只觉这些年受的苦都值得了。”璟流望去，暗河里爬出一道身影，以曼珠沙华为裳，头罩黑纱垂落于地，将全身遮挡得严严实实，“无穷不过是我的手下，仙君何必为难他？”

宽袖微扬，无穷化作一道弧线落在曼珠的脚边。

她的声音带着一股媚气。

“仙君，好久不见。”

璟流仔细打量曼珠，忽而冷笑道：“你倒是因祸得福了。”

曼珠咯咯地笑出声：“若无仙君狠心逼我堕入魔道，我为再见仙君狠心舍弃仙身，钻了魔谷谷主的空子，今日谷主之位也轮不到我。我该感谢仙君才是。哦，不，差点忘了，仙君早已是三十三重天的神君，曼珠不喊一声上神，实在是失礼。上神有礼，在下乃魔谷谷主曼珠，倾慕上神已有七百八十年。”

璟流不为所动。

他除了觉得恶心之外还是恶心。

他以前曾经深深地认为所有感情都是值得尊重的，能让别人喜欢，那么那一份感情也是值得尊重的。直到后来，曼珠以爱为名义肆无忌惮地伤害了他所爱的人。

他便觉得都是狗屁。

他不想尊重，也不想珍惜，更不想悲天悯人，他只要他徒儿离开黑海

水牢。

“说完了？”

曼珠黯然道：“璟流就不能对我怜香惜玉一番？”

他淡道：“怜香惜玉是要看人的。”一道风自他袍袖掀起，曼珠的头纱落地，露出一张已非人样的脸，五官尽毁，只剩半只耳朵半只鼻子，嘴巴歪成诡异的弧度，下巴有一道粗壮的如同蜈蚣的伤疤爬满整个脖子，坑坑洼洼，偶尔冒出白色的蛆，为曼珠沙华所遮掩的身体是腐烂的，黑纱一掀，浓郁的香味一去，透露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曼珠惊慌地拨回黑纱，恨恨地道：“你这么待我，你会后悔的！”

“我从不后悔。”他步步逼近，手中已然凝聚光波。

奄奄一息的无穷倏然钻进暗河。

璟流不以为意。

曼珠说：“你杀了我不过是怕阿媚知道你以前的无能！怕她想起之前的事情！怕她恨你！”

“住嘴！”

曼珠哈哈大笑：“黑海水牢的三百年固然我是罪魁祸首，可若非你当初无能，她也无须身陷黑海水牢三百年！在神途与她之间，你选择的到底还是前者！世间两难全！你越怕，它来得越快，你让我魂飞魄散你必会永生后悔，哈哈哈哈哈哈！”

“轰隆”一声。

曼珠的五官被光波燃成灰烬，可她的笑声仍在洞穴里回荡。

璟流难得失控，左手一扬，洞穴半壁坍塌。

曼珠剩下的身躯渐渐消散，化作焦黑的花梗，已然千疮百孔。舍弃仙身堕入魔道，她原形为曼珠沙华，死时必然会化作一株完整的曼珠沙华，可如今只有半截花梗。

他顿时晓得中了曼珠的分身术，堕入魔道魂灵不俱，她必是将自己一分为二，难怪已为魔谷谷主的她如此不堪一击。

似是想起什么，他面色顿变。

恰逢此时，腕间有疼痛传来。

正是阿媚有危险的感应！

璟流风驰电掣，不过是眨眼间便循着腕间的指引来到夹缝之外，不由